

兒童文藝叢書

徐昌霖編。程錚著。



新 愛 的 教 育

目 錄

第一卷 八月

我的生日

假期快結束了

建國學園

升旗

級任老師

桐蔭下

一封信

殉難 (每月例話)

十六日

十八日

二十四日

二十七日

二十八日

二十九日

三十日

三十一日

渝 2977

第一卷 八月

我的生日

十六日

今天，父親從城裏回來，臉上帶着笑容，從布袋裏拿出許多糖果，分給弟弟和妹妹，最後拿出這本日記簿，高高的舉起來說：

「今天是凱大的生日，這本日記簿是我買給凱大的，大家喫着糖果，給凱大慶祝罷。」

我高興得跳起來，跑到父親面前，拉着父親的手臂直扭。父親一點也沒有往日威嚴了。只是說：

「唔，唔，唔。」興奮地揮着手，「送糖果去給母親。」一手給糖果我，我把糖果給母親，母親低下了頭正在做針線，她說道：

「跳跳大哥哥，你是大哥哥，要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樣，你已經十二歲了。記着：要好好的寫日記，寫了給爸爸看，給我看，……呵，眼睛一眨，生了你已十二年了，這十二年來正當着敵人侵凌我們的祖國的時候，我抱着你幾次從轟炸中逃出來，離開家鄉，到處流浪，真不容易！」母親一邊吃着糖果一邊說：「去接爸爸給你的日記簿罷！」

我接過日記簿，大弟弟唧着一隻小指瞪着我，妹妹吵着：

「我要，我也要，」她幾乎要哭了。

父親說：「旋二，我喜歡你，別哭，等你會寫日記的時候，再買給你！」——這樣妹妹才沒有哭。

晚上我翻開日記簿，看看許多插圖，和名人的格言，不覺心頭跳動，我戰戰兢兢的開始寫日記，好像考試一樣謹慎。想到以前隨隨便便敷衍塞責的做事態度，那是要不得的，我捫心自問，以前曾經做了多少疏忽的事呵，父親母親



和老師，常譴責我，那是我做錯了，我覺得要向父親母親和老師去懺悔。我願意受體罰，以後我要靜心的做事，得到榮譽和獎勵，那是容易做到的。

鐘已打九點，該是去睡覺的時候了，我還很興奮的，打算再做一點事，快要開學了，需要把暑假作業整理整理，母親却在說：

「應該睡了」，明天再做罷，

假期快結束了

十八日

嘉瑞和他的母親從北碚回來了，抱着一個西瓜送到我家來，我的母親連忙放下手裏的針線問：

「嘉瑞，你母親呢？……在北碚住着涼快一點吧？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嘉瑞的母親來了，一邊走一邊說：

「成嫗嫗，多時不見了，你一晌好吧？在山上涼爽一點，真的怕回來，我

家嘉瑞吵着要回來呀，重慶還九十多度哩，這一個西瓜給志凱，志旋他們吃罷。」

「張嬌母，多謝多謝。」母親又掉頭來對我說：「凱六，旋二，向張嬌母行禮，謝謝張嬌母送我們的西瓜。」

我和旋妹並立着向張嬌母鞠了一躬，退回來牽着嘉瑞的手從後門走了。

「嘉瑞，告訴我北碚地方是怎麼樣兒。」

「我家不是住在北碚鎮上的，離北碚七八里，有一處地方叫溫泉，溫泉在陡立的山峽裏，擁着嘉陵江，我家就住在濱江的一幢小屋裏，那地方似乎在一幅圖畫看見過，那兩對江的削壁，好像長滿着爬山虎的綠屏，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一個山洞裏，終朝的湧出碧綠的泉水，沖到一個石池裏，許多人在這池裏游泳，這就是溫泉，我們的自然書裏講過的。你還記得嗎。」

「我記得也沒有用，我簡直想不起來，那溫泉多神祕，到那裏我真的飯也

「不要吃了……」

「志凱，玩的時候雖然痛快，我却常想到學校裏的一羣同伴，在溫泉，也沒心想到暑假作業，假期不是快要結束了嗎？」嘉瑞講到溫泉的好玩，他自己高興，我也陪他高興，不，我聽他講，似乎比他去玩的人更覺神奇奧巧。他講到暑假作業，像是遺失了東西一般的沒精打彩。我的作業天天被母親督促着已經做好了，但看他舒服的樣子，我也默默的舔着嘴唇一聲不響了。

「嘉瑞，回家罷，你的書房還沒收拾哩。」他的母親遠遠喊着走來，我的母親跟着送她。她們也從後門走出來參觀我和母親種的番茄和瓜豆之類，因為長久沒有下雨，瓜豇一部分萎了，番茄却益發紅得可愛了。

我和嘉瑞，旋妹跟着母親慢慢的走過菜園，旋妹時時落在後面，跑到菜園去拈下成熟了的番茄，已經拈滿一衣兜了，跑到母親面前給她看。母親說：

「張嬌母，我倒忘了，旋二已拈着一衣兜番茄，送給你家嘉瑞和小妹的，

「又對旋妹說：『你走到前面去，送在張嬌母屋裏就回家。』」

我牽着嘉瑞的手不想放開，他和我默默的走着，他像是想着一件事，平時多說多笑的嘉瑞，在學校裏是有名的演說家，各種功課都好，只有算術差一點。也許是怕那瘦長的算術先生斥責吧？那個「機關槍」先生，許多同學對他有些迴避。剛才我說：「機關槍下期還在這裏，我在大街上碰着他的。」他聽了就沒有接話。我對嘉瑞說：「倘使你的作業沒有做好，從今天做起還來得及，不會的我們商量好了。」他說：「一個暑假過得多快，不知不覺假期快結束了。下期要好好的用功了……」到了菜園盡頭。張嬌母說：「別再送啦。」母親說：「再見」，我和嘉瑞互相行了個禮。

建國學園

二十四日

建國學園的新校舍，建築在半山的一片平地上，週圍插着細竹編的籬笆，



率上碧綠的藤蘿和葡萄。好像是個農莊，校舍被修竹和樹木掩映着。

走進籬笆一百多步，纔看到一大幅翠屏襯着的校門。那是一座二丈多高的石碑坊，橫額上寫着「建國學園」四個大字，再進去是一片綠絨似的草地，中間嵌着一個用花岡石砌成的「愛」字，遠遠的看去，很是壯觀。人們走到這裏，對着那偉大的「愛」不禁讚嘆，激起強烈的宗教情緒。

繞過草地，分做「真」「善」「美」三路；路旁插着箭形的指路牌。正中有一堵高牆，最引人注目：上面畫着彩色的地圖，色調鮮豔奪目。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大禮堂佈置得很莊嚴肅穆，一踏進禮堂，使你感到肩負着沉重的歷史的使命，四周有歷史挂圖和聖賢英傑的畫像。還有平型關，台兒莊，武漢，湘北等大戰圖。看看想想，誰不流淚呢？

我們的教室，小花園，運動場，圖書館，科學館，動物園和農場等，有的

還在建築，以後我要一一的把實描繪下來。

那些泥水匠，木匠，石匠和挑什物的苦力，整天的流着汗在工作，校長走去叫他們休息，他們才在大樹下坐一會。

建國學園，是校長苦心經營的。校長大約五十多歲了，稀疏的花白頭髮，短短的鬚鬚，臉上有許多深深的皺紋，眼睛漆珠般發光，笑的時候幾乎成了一綫。他的身材魁梧，立在一羣孩子中間，像一座寶塔。他是北方人，却有南方人的性格，纏綿，細心，開懷別人的苦痛時常會流淚，從沒有大聲的罵過人。許多工人記起校長的恩慈，議定一個工作，常只討最低的工資。校長很和善的說：

「你沒有估錯了吧？那工作相當麻煩呢，照這樣的議價，你不要賠本麼？」

校長知道應該需要多少工資，在結算的時候，總要酬謝他們，獎勵他們，

或者在牆角石上刻上那建築者的姓名。

那些校舍，有的是許多人捐贈的，有的是一個人捐贈的，都有碑記，或者叫做「××樓」「××堂」「××院」等。

除了校舍，還有幾百間新村，賃給貧苦的人們，照規定每月需要繳一點租金，他們常把租金用紙包着寫上自己的名字送給校長。

有一次，校長對一個窮困的居戶說：

「倘使你有迫切的用途，緩日繳也可以。」

「不，感謝校長，」他用袖掩着眼淚說：「便是忍着飢餓，我也……那是……」

話沒有說完，校長走上去握他顫抖的手，互相看了一眼，他們都流淚了。

「這實在是向高利貸借來的錢」他不說出來。

「帶回去罷……」校長的聲音有些攪抖，「我不忍……接受這使你挨餓的

金錢……」

「我不……」他留走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校長含着眼淚看着那人已急急的走遠了。他還象犯了罪一樣難受。

今年春天，建國學園舉行新校舍落成典禮，參觀的人，都要看看校長，好像和校長握手談話是光榮的是愉快的。

我們的校舍從廢墟上建築起來的，那是敵人的飛機所毀壞不了的。

建國學園一天天的發展了，今天舊生開始報到，新生還繼續的來報名。預計比較上學期又增加兩倍。

校長在辦公室裏撚着小鬍鬚微笑，對着大頭教務主任說：

「儘量收容罷，不要有一個孩子沒有書讀。」

升旗

二十七日

「志凱，大操場上去罷，快要升旗了，」我抬頭一看，嘉瑞在坎上叫我，向我招着手，我跑去和他握手說：「你早！」他說：「你也早，志凱，我替你介紹一位同班的新朋友，」他指着一位穿着工裝的小黑臉說：「這位同學是今年春天跟着他父親從上海跑來的，姓李名叫新民。」他掉頭過來把我也介紹給他說：「他叫成志凱是我的鄰居，又是我們班上的文書股長。特別會畫漫畫可是他不是姓豐……哈哈……」我的臉一陣發熱似乎覺得耳根也紅了，心裏有些不好受。李新民却很大方，走上一歩和我握手，好像要說話，但只點一點頭笑了笑，一個酒渦在黑臉頰上顯得更加深了。

「新民，上海這幾年來，情形怎麼樣？」

「志凱，別談這些，我們快去大操場罷，有許多新先生新同學都穿了新衣服，穿了新鞋子。……」

「你只喜歡新新什麼也是新的你才高興，新民，你們正好做朋友。你的

名字就教他和你分不開了。」

「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叫德懷，這四五年裏，日本小鬼（滬音讀「日」）的怨氣，受資纓受戢，勦浪馬路浪香，碰見資里篤葛班東洋赤老，還要立正，吻到資後方來，才換舊名字叫新民……」新民說的是一口上海話。

得浪……得浪……得浪……

鈴聲響了，我們話還沒有說完，隨着人流湧到大操場上去了。

我們的臉向着旗杆，一班一班成縱隊站着，老師站在我們前面，大頭教務主任，和新任訓育主任的機關槍，在我們的隊伍中間溜來溜去。校長於生站在平臺上，向我們一行的注視，穿一件很整潔的藏青色的呖吱長衫，袖子很長，手指也看不見。這是校長的一件最講究的衣服，一定要舉行什麼典禮才穿的。

教重軍的老師喊着：「全體肅立」。

「唱國歌……」新民站在我後面，他的聲音宏亮而顫抖，像從大提琴上的

一根最細最緊張的弦上所發出來的，我不敢回頭，國歌唱完了，全場八九百人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只有聽到操場外石板路上馬走過的聲音。

當我們唱着升旗歌的時候，國旗伴着歌聲飄颺着升向天空，好像是歌聲的波浪把他擁上去的。唱完了，國歌旗已升到上面，這時候我回頭去看李新民，只見他拿着手帕在揩眼淚，眼淚還是不停的落下。他用手臂遮掩着，附近的幾個同學，不知他為什麼哭，都用疑惑的眼睛看着他。他垂下了頭，一會兒勉強的睜着紅眼睛看着天空。

校長和幾位先生講完了話，接着就是早操。直到隊伍解散了，我纔和嘉瑞找新民談話，新民說在上海，我國人受敵人種種侮辱，不准行升旗禮，一切愛國的舉動，都認為是抗日的表示。「抗日份子」就是一個殺頭的罪名。曾經失去了愛國的權利的人，回到祖國的懷抱裏，覺得山，水，人，物，……一切都是可愛的，可愛得使人不禁流淚。看到國旗上升……好像看到慈母舉起，她自己

底血的手帕向我們召示，這是正在遭遇着苦難的慈母啊……

級任老師

二十八日

現在是晚上七點鐘了，我打開日記來，沉思了半晌；今天使我更不能忘記是級任老師給我的深刻的印象。就把這深刻的印象，寫在日記上罷。

打了上課鈴，許多同學還在操場上打球，有的還在儲藏室裏翻東西，滿以為這一點鐘仍是自修。那知級任老師拿着點名冊到教室裏來了。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看到級任老師遠遠的走來，和同學一個個微笑着點頭。一身白中山裝在太陽裏晒着有些耀眼，短短的頭髮是新剪過的；瘦瘦的身材顯得特別高；漆黑的皮鞋擦得發光。衣褲的摺紋，筆挺的像是新穿上身。走到教室門口停了一停再走進教室，這當兒教室裏立刻肅靜了。

「立正！」保長尖銳的聲音，「坐下！」

級任老師把眼光在教室裏睜了一圈，問保長「許多同學到那裏去了？」保長站起來說：

「在儲藏室裏呢，他們就會來到的。」沒有多時，教室裏陸續的走進了許多同學，都默默的向級任老師行禮。到了座位上都垂下了頭，自知該受老師的譴責了。還有五六個座位空着。老師從點名冊裏取出幾封信來說：

「幾位遲到的同學，你們自己知道認罪了吧？早來的同學等你們五分鐘了，好，這是第一次，你們既然知道這是過失，往後我願意你們改過。」他慢慢的展開一封信，那是一個已經做了商店學徒的同學寫來的信說：「黎國光，你們還清楚的記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不大多說話的同學吧？他的爸爸是一個布店的店伙，因為負擔不起國光的學費，這學期恐怕……他要輟學了。唉，你們想想他這時徬徨在街頭，做了失學的孩子，那是如何的難堪……」老師莊嚴的臉上變得像受着苦痛快要哭的樣子。

他又抽出一封信沉默的讀了兩三行，告訴我們一個同學的母親病得很危險，暫時不能來校。

又翻開一張明信片說：「萬剛明，那個很會講故事的同學，病着不能來校。那是很兇的病呵，盲腸炎，昨天我到醫院裏去看過他，已經動手術了，他的母親坐在床前用手帕揩着眼淚，帶着哭聲和我說，缺的功課以後補習，怕剛明萬一有所不幸……那是太可惜了……」

座位上忽然有一位同學站起來，我一看是嘉瑞紅着眼圈吞吞吐吐的問：

「老師，剛明的病有希望麼？」音調異樣的顫動，幾乎是哭着說着的。老師的眼睛閉了一閉，把食指觸着嘴唇，好像在祈禱，他點一點頭說：

「剛明的病，我知道是大家關心的。昨天我握他的手，覺得熱度不很高，他睜開眼睛來還認得我，低低的叫我一聲，看樣子已經過了危險期。」老師看着窗外的天空，教室裏的空氣重重的壓住了我的心。往時活潑的級任老師，今

天給我們的印象却是特別的。

停了一會，教室裏的空氣稍稍活動起來，級任老師的談話漸漸的流暢了。像溪水緩緩的流過幽澗，他走了幾步。帶着愁雲展開的天空似的笑容開始巡視我們一個個同學的臉。走到講臺旁面站着，擺着他那習慣的姿勢。雙臂垂下，手掌和手掌合着，唸一下嘴唇，溫柔地笑着說：

「開學沒有多久，你們的心，有的還在鄉村的牛背上，有的還在山水的懷抱裏，有的還在林園的果樹下，有的還在池塘裏的釣鉤上，或者記着夏夜的星空，或者記着山野的飛鳥，或者記着江上的白帆，或者記着草地羊羣。那大自然的大書本是多麼美麗呵。你的母親，父親和兄弟姊妹，暑假裏大家圍聚着乘涼，撲那飛來飛去的流鶯是多麼快樂啊！快樂的日子，過久就覺得厭煩了吧？你們寫給我的信，希望快快開學，但是一踏進校門，又留戀着家庭的羣圍了吧？沒有一個環境，在人們認為永遠愉快的。我們的生活要調劑，要在相當的環

境裏，從變化中欣賞那清新的景象，我們這一班同學，今天給我的印象和兩個月以前的雖然差不多，但是，你們今天各人臉上，都從家庭中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氣色，顯得有如異花雜卉一般。我看來有一種特別愉快。你們有的長得高多了，胖多了，好好地安心下來罷，家裏的生活多半是鬆懈的，散漫的，學校的生活是有紀律的，緊張的。我願你們像一部大機器上的機鍵，發出有節奏的音響。」

桐蔭下

二十九日

校園旁邊，一條小路挨着矮牆通過去，沿路種着鳳仙，美人蕉和一叢叢碧綠的山竹，陽光透過高坎上的葉蓋落在矮牆上，斑斑駁駁的閃動得可愛，照在那些花草上，更覺鮮妍奪目。

我和志誠堂弟，旋妹攙着手正走到拐灣的地方，忽然聽得一陣譁笑，裏面



有嘉瑞的聲音，原來他和新民國光還有班長陸致忠在坎上桐蔭下擺龍門陣。旋妹看見王麗娟，湯雪映，魏維尼在五角亭裏揚着手帕招她，她就跳着蹦着像飛鳥一般飛走了。

我們六個人圍着圓圈盤膝着坐在草地上，上面有鳴彈從密葉中撒下銀笛一般的叫聲；一陣麻雀忽來忽去。我聽新民繼續講上海抗戰故事。他的手搓着青草，講得高興時把那草團擲得很遠，像是炮彈一樣打出去。他穿一件海昌藍布短褲子；一件白汗背心，有時把手插在褲袋裏，還是工廠裏的學徒似的，因為他皮膚特別黑，有人稱他是「厄葛羅」，最有趣味的是他會說流利的洋涇浜英文話。常惹得別人發笑。他講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如何的英勇，講的時候挺起胸來，好像他自己就是八百壯士中間的一個，還講空軍閻海文的殉難，聽的人有的發呆了，有的流淚了，他自己也流下淚來，但絕不是悲哀或怯弱的表示。

班長是一個胖子，矮矮的身材，綽號「陸鐵牛」的就是他，有銅鐘一般的

喉嚨，銅鈴一般的圓眼睛，頸子稍短一些，最怕別人呵癢。當他做正經事的時，候表示得很威嚴，開玩笑的時候却又很滑稽。他衛護弱小的同學，說公道話，一些也不武斷和偏袒。所以他做班長最適合，年齡也比較大一些。大約有十六歲。

嘉瑞是嬌養慣的公子哥兒，很愛出風頭，有什麼紀念會，他總拿着旗子走在前面。今天又插着一支新鋼筆，穿一雙新球鞋。很奇怪，他却常喜歡接近貧困的同學，幫窮苦同學的忙，送鉛筆、抄本、書給朋友，一些也不吝嗇，國光明天繳學費來上學了，是嘉瑞把國光的家境告訴父親，說願意把預備買口琴的錢幫助他。嘉瑞的父親很喜歡嘉瑞有這般行善的心，昨晚請國光到家裏去玩，沒有把預備幫助他的一番話說明，是嘉瑞的父親溫柔的勸勉國光，希望他不要輟學，他的學費是嘉瑞的父親的手送給他的。國光心裏一定很感謝嘉瑞的父親。這些話是國光老老實實的說出來的。我看國光今天很少說話，也有一點笑容。

，受到人家的幫助的時候，心裏不知有多少思緒在攪着呵。但是嘉瑞並沒有把曾經幫助過人家的話說出來。他的父親依然給他買一隻新口琴。

我們講到昨天的級任老師，大家覺得他穿那一套白中山裝癡神的立着，好像一個石膏像。這話倒不是打趣，我覺得我們的級任最可敬佩了，真有石像那樣尊嚴，我們不約而同的說級任老師不但待人真誠，而且教課也負責任。對於女生男生也不兩樣看待，嘉瑞說他的表妹王麗娟最喜歡聽級任老師講國文。麗娟坐在前排，看到級任老師講朱自清的背影那一課，用手帕揩幾次眼淚呢。

王麗娟和旋妹是好朋友，今天給旋妹戴一朵蝴蝶花，因為旋妹梳的是童花頭，特別給旋妹一根紅色絲帶。麗娟頂歡喜裝飾，勞作做得挺好的，一件紅毛線背心，半年拆了又織，織了又拆的換了好多花樣，他的頭髮是飛機式的，學校裏不准留長髮，所以只能用夾子橫一個豎一個的夾起來，她會唱歌，跳舞，畫圖畫，是我們班上的藝術家。

楊雪映就很樸素，穿的衣服不大變樣。身材在女同學中要算最長。身體壯健，大眼睛，扁嘴，不大說話，是一副男子的性格。她自已想做空軍。我們常叫：「楊雪映，新中國的女空軍。」她和魏維尼王麗娟三個人常在一塊兒。

維尼是最小的一個。天真活潑，圓圓的白臉，有兩個酒渦。胆子很小，一個人不敢上街。常吊着雪映的膀子要她做什麼事。女同學有什麼事，總是雪映走在前面，跟着就是麗娟往來奔忙。維尼不聲不響看着她們幹，高興的時候，維尼好像最高興，不高興的時候，也是維尼表示最不高興，但是，大家都喜歡維尼，稱她「小小茉莉」。

一封信

三十日

父親去城裏時，留給我一封信，叫我把這封信多讀幾遍，仔細留心信裏的意思，段落和句讀，有不懂的地方自己翻字典。過幾天回來要試驗我瞭解的程

度如何？今天讀了一上午，我就能夠背誦了。下面就是那一封信：

愛兒志凱：

黎明的時候，東方有一夥亮晶晶的星星，在紫色的曉霞沒有消散的時候，天幕還罩着灰黑的雲。除了這一夥特別發光的星，雖然，還可以看到另外的幾夥，隱在雲層的後面，最後呢？只有那最亮的一夥星了。便是當陽光洒滿血浪的時辰，這夥星還浴着那血浪，好像在掙扎，終於……那夥孤星呵，汨沒在光明的海邊。

你想：當航海摸索在大海裏，倘使是起着風暴的夜裏，到那裏去認識方面呵。不錯，有羅盤。但是那些老於航海的，是靠着天上的星辨別的。

星，它運行不倦，時刻移動，也像太陽和月亮一樣，關於天體的知識，我想學校裏的自然教師或地理教師早已告訴你了，這裏我想告訴你的是：由於星的運行，我聯想到的另一回事。

奇怪，今天晚上的八點鐘和昨天晚上的八點鐘，行過我們頭頂的星象是不同的。擴大一點說，一季一季的星座在逐漸逐漸搬移，我們所以能認識它，因為星是成功一簇簇地有組織的。它們運行，他們間的幾夥却總是那樣固定位置並且固定距離的移動着。那些不成一簇而且流散的小星。我們從沒有稱它一個什麼名字。

星是要成羣的，彼此吸引，互相提攜。成羣的星在行進的時候，只有一個共同的方向，他們的步伐也是相同的。

我們人類生活着也需要合羣，小而至於三個五個，十個二十個。大而至於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；再大而至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的聯合，以至於全世界人類的大團體。合羣的力量最大，那末各個分子所表現的力量也最大，我們生活着，要把所有的力量使羣體的力量加強，我們須為羣體的前進而服務，把一切的力量貢獻給這個「羣」罷，彷彿教徒皈依上帝那樣虔誠。羣體是永生的，有如衆

星羣一樣永遠運行不倦，個體的消亡是不免的，看到天空疾飛的流星吧？它曳着一道白光有如箭一般的逝去了，它已盡了它的職務而消亡了，而羣星依舊不息的運行。

把一切寄託給予「羣」罷，對於自己的信仰而服務，使用出自己所有的力量是愉快的。倘若你是這樣爲你的一羣所效勞，你的一羣中其他份子，也爲這一羣所效勞，這一羣所表現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呵。

當一羣鐵甲戰車閉向敵人的陣地，他們連接成一線的向敵陣逼進，每一輛戰車是向着共同的一個方向前進呵，他們的意志只有一個，在羣體的行動時，各自己沒有分歧的意念，也不應有分歧的意念，這所表現的力量是如何偉大呢？即使其中一輛不幸被敵彈所毀了，那一個行列是在繼續逼進敵人的陣地。勝利的獲得，是個體把生命交給羣體的累積。

我們正走在祖國戰鬥的道路上，勝利是會得到的。勝利却不是道路的終點

，是走向世界和平的路上的一站；人們要走到那最遠的境界，世間再沒有戰爭，那地方是遙遠的，但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爭，總是逐漸逐漸的走近去。

那末，凱兒，爲着人們這一大羣的永久和平，我們應該如何的努力呢？這是我願意你畢生去思索與努力的，暫時你還不慌着解答罷，你且記着一個字，那是走向世界和平的路燈。

那個字就是「愛」！

殉 難 (每月例話)

三十一日

今天是八月裏的最後一天了；母親告訴我，昨天父親給我的信，前天晚上就寫好了，以後每月有一封信給我，那可以當做一篇小品文字讀。這是我很高興的。

我的級任老師，覺得我們班上的國文程度很差，要給我們多幾次練習，每

月聽他講一個故事，要我們筆記，這次講的是一個遊擊隊長的殉難。全班的人聽得都流淚了。楊雪映那樣一個不會哭的人，手帕也揩濕了。嘉瑞晚飯也不要喫，維尼一聲不響的挨着麗娟，拉着雪映，好像日本鬼子在後面跟着呢！

在燈下，我整理這一篇筆記，也不禁暗地傷心。

X

X

X

這是前年的事情，不知是那一個月；我國抗戰第五個年頭了，江南一帶，已給敵人侵佔了，許多青年起來組織民衆，訓練民衆，保衛自己的田園房屋，保衛自己的家鄉。敵人所佔領的只是交通線和幾個據點，整個的面積，還在我們手中。尤其是游擊隊，聚起來一大隊，分開來等於零，軍即民，民即軍，白天穩，夜裏行，到處給敵人打擊，破壞敵人的交通，奪取敵人的軍火，燒燬敵人的糧庫，敵人無法控制淪陷區域，所以敵人定了個「掃蕩」計劃，要把游擊隊殺個乾淨。最毒辣的手段是教我們自己殺自己的同胞，威脅利誘的方法，更

是多不勝舉。若是的一個村子裏的游擊隊，全村就要被炮燬，若是一家有人參加游擊隊，全家就要被殺戮，並且十家一聯保。所以有人參加了游擊隊，聯保裏若是沒有人去報告，也有同樣的罪名。還有懸賞捉拿參加游擊隊的人。

在宜興，常州，無錫一帶，這些太湖流域地方，河港很多，水路四通八達，居民的身體本來都很柔弱，性情也多溫和。自從敵人踏進了這豐饒的土地，居民很多流亡到後方，還有無數青年參加了游擊隊，體格鍛鍊得結實了，性情變得剛毅堅強了。他們都爲祖國而戰鬥。

趙自強是個游擊隊大隊長，民國二十六年冬天就帶了一批青年到張渚山裏去訓練，在太湖一帶，經過大大小小七十幾次戰爭。他的一隊人越打越多，敵人越打越怕他。似乎有千百個趙自強在到處出沒着。後來他的聲名大了，說到趙隊長就是那末一個十八九歲的高個兒，闊肩膀，挺胸，老是抬起頭睜着烏黑黑的大眼睛，濃眉高鼻樑，有兩個多毛的鼻孔，高顴骨，厚嘴唇方下巴。笑的

時候像彌勒佛一樣，充分的孩子氣，那是生長在山林裏的人物。

敵人「掃蕩」了幾個月，好像摸魚一樣仔細向各鄉鎮搜索，張貼着捉拿游擊隊的告示。風聲一天一天緊急，許多人催促趙隊長歸山躲避，他激昂慷慨的說：

「我怕死就不幹！」他拍着自己的胸脯，「我還怕鬼子在中國的土地上把我捉個活的去？」他養着一隻黑色警犬，一天到晚跟着，這是他的唯一的衛兵，叫的名字叫阿狼，有一百五六十磅重，像狼一樣豎着耳朵，拖着長長的尾巴，尖嘴，發亮的鼻子，牙齒露出白色的尖端。一雙蛇鱗似的花眼睛，在黑暗中發光趙隊長帶着牠安心地不固定的住在幾個村莊上。

有一天晚上，下着小雨，敵人找着泥地上警犬的足跡向村莊上摸索。鐵皮靴「踢廊踢廊」的走過木橋來了。大約有二三十個。以前敵人來村上檢查，從沒有帶這許多人，而且這次還帶着機關槍架在村口的大路上，遠遠的火把像火

龍似的一條一條往來在阡陌上。

隊長早爬在屋頂上看到了，他懷裏抱着阿狼，把牛肉塞進牠的嘴裏，撫摸着牠的嘴巴，把口罩給牠套上，不讓牠叫喊。那些遠遠的火把，都向這村子走來。

那個村莊有二百多戶人家，是有名的「白虎莊」，趙隊長在這些前前後後的村落裏，跑得很熟，家家戶戶男女老小，都曉得趙隊長對人真誠，直直爽爽，是有俠氣的一條好漢，他的心很慈善，不忍傷害一個小動物，趙隊長坐鎮白虎莊，兩三年沒有鬧過被敵人搶劫的事。

那晚上，敵人來搜捕游擊隊員，目的就在捉拿趙隊長一個人。無論那個村民，心裏都很擔憂，好像敵人來捉他們的親兄弟。

村子前前後後都被火把圍住了，趙隊長在屋頂看得清清楚楚，敵人帶來幾桶火油，要是捉不到趙隊長就要放火燒燬這個村莊。敵人挨門逐戶的搜索，趙

隊長一些也不慌，知道那是搜索不到他的，但見許多村民被繩索扣起來了成串串的排在廣場上，被敵人用皮鞭抽打，搶上的刺刀閃晃晃的在火光中閃耀。他暗想：「爲了我一個人要這許多人遭難，還不如自首罷。」忽聽得「喀喀」的機關槍響了。他的心悸動着，於也他帶着警犬爬下來，在暗地裏聽到有人叫他：

「隊長，隊長，來從小河裏划過去罷，我是東村的王二，來接你的，這一路是我們自家在燒着火把！」

「你不聽到機關槍響麼？那是打在許多我所熟悉的這些親愛的村民身上呵，他們爲了我，讓生命在槍口裏倒下，我難道看着他們流這許多血嗎？」他搶前走去「讓我去抵他們一村子的性命罷。」

「隊長，那是敵人的鬼計。」

「我不能看到，該打在我身上的子彈，要別人去抵當。」

「隊長，那還得三天以後才解決。鬼子先把一串人拉去抵押，剛才的機槍是打在那樹枝上的。」王二摸索到隊長的身邊，拉着他穿過一條黑套子，只見火把照着一行人在黑野裏向鎮上走去。

於是隊長划過小河，阿狼走在前面，王二送隊長走過東村。在茫茫的原野裏，只有隊長和阿狼摸索前去。

大約走了兩三里路光景，冷不提防敵人埋伏在河邊蘆草裏，看見他帶着警犬走過橋去。對着他一槍打去，他應聲的倒地了，警犬猛地一聲慘叫，向前飛也似竄去。敵人追到橋邊，但聽得警犬吼着不息，跑去一里多路了。隊長已不知去向：

原來那一槍打在警犬的小腹上，隊長撲倒在牠的背上，馱着隊長跑去了，在二里外的地方，牠再也不能支持倒在地上了。隊長摸着暖熱的血在「阿狼」的小腹上流出來，他脫下衣服把牠的創口裹起來，牠那尖銳的牙齒咬着泥土全身

顫抖着。敵人的槍正朝着犬吠的方向打來。他感到牠的汗濕的身軀，溫度漸漸的降低，牠的吠聲也漸漸嘶啞。

「阿狼，阿狼，」他擁抱着牠，希望自己的溫暖使牠溫暖。牠的嘴掙扎的張開，却再也發不出聲音。

「阿狼，還有許多路呵，我應該陪你走去的，起來，起來，讓我同着你走完這條道路罷。」

牠的腿由顫動而變為搖動，一陣痠痛，使用了牠最後的氣力，牠的喘息加劇，像被壓扼着似的抽噎着。隊長的眼淚落在阿狼的身上，帶着哭聲叫着。

「阿狼，你聽，槍聲在逼近呵，往昔你嗅得出礮火的氣息，辦得出槍聲的方向，你，已經為我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了，阿狼，你安心地睡在祖國的原野裏吧！你的眼睛帶着仇視的表情睜着，你的血一滴一滴是從我心上流出來的，但是我還有着許多血，却不能延續你的一刻生命，你代替我先死亡了，我沒有什

麼對於你的死亡有些用處呵。」

隊長俯下身體偎着牠，把繫在腰裏許多年的絲帶和二個紅色蘇縐結在牠的頸項上，抱牠到附近的松林去，埋在一個古老的墓穴裏。

「阿狼，你暫時在這裏躺下罷，這樣不平的石塊中間，把你安置着，我不會放心的。上面只蓋着薄薄的泥土，雨水容易侵透了腐蝕你的身體，我更不忍讓你給那些爬虫剝食呀。」

他在墓前默立了幾分鐘。向牠行了一個鞠躬禮，於是離開墓地，走了幾步又回頭看着，又流下一行眼淚。

那時，黑漆漆的一團，那裏找着方向，但知背着槍聲的一面奔去。

敵人正在各處設着陷阱，隊長遭遇着第二次不提防的射擊了，他的左臂中了一彈，敵人也不窮追，他倒在一塊荒塚地，沉沉的睡去了，醒來天還沒有亮，他發現一顆子彈從胸膛旁邊打進去，還留在身體裏，右腿上也有一個傷口。

他找不着阿狼，撐起身子來向四週瞭望，看到遠遠的一叢松林，才愉悅地想起了昨晚的事。

「阿狼，我和你都躺在土地上，却有着這樣遠的距離了。」他的腿上的傷口血已凝固了，胸口還在一滴一滴的流着血。他看見農舍的屋頂，脫開夜的籠罩漸漸的顯露了。

他勉強跛着走到附近的茅棚去，一個老農夫正打開柴扉，看見隊長幾乎不認識了。

「你是……噢，趙隊長，怎麼？」他很快的走近隊長去扶着他。「隊長，白虎莊，遭鬼子劫了嗎？……呃，呃。到我家來坐坐，你，躺一會罷。」他忙著料理隊長睡在他自己的牀上，看到隊長慘白的臉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來，心裏有許多問題也不敢再問了。

隊長在這個農家住了一天，他沒有說什麼，只叫老農夫趕去白虎莊打聽消

息，到黃昏的時候老農夫回來了。他不敢講白虎莊的消息告訴他，含糊的說那裏還平靜，勸他好好的休養。

原來白虎莊上的許多人，被串着跪在大街上，限定三天要交出隊長來。白虎莊變成了一個死去的村莊了。沒有一個村民，敢走到白虎莊去，那場上只有幾個鬼子兵在蹣跚着，附近的村民，提到「白虎莊」這個名字，好像說到「七煞」一樣可怕。

可是總睡不了隊長的，他知道那是必然的。第三天早晨，來看隊長的人，有人送來一索花，有人送來一隻雞，醫生也請來了。隊長微笑着搖搖頭，挺直腰幹要想坐起來，但臉上一陣發白，又頹然的倒下去，他伸手來捧着一索鮮花聞着：

「此刻，我還聞着花香，看見太陽在東方升起，我感謝你們這許多的情意，對於一個懷着必死的心的人，我但願他死得最光榮的時候，死在最應該死的

崗位上。我底阿狼的死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，牠現在埋在東邊離此不到三里路的松林中的古塚裏，是我親手把牠埋葬的，願在我死後把牠葬在我底旁邊。」他按一按胸口，用力的捏緊拳頭說：「我沒有時候，讓我等到創口愈合，再作其他的考慮了。我要去自首，帶着我的匕首，由我自己的手來割裂我的咽喉。」他像健康的人一樣發出這洪亮的音聲，

那些來探訪他的人，勸慰他，請他解開衣襟給醫生診治。他狠狠的說：

「用不著使必死的人苦痛延長，用不著把事情弄得更糟；我要去自首，遲了是來不及的。」

「趙隊長，平靜一刻罷，一刻也是我們所感謝你給我看到的。」老農人走近牀邊，握着隊長的手。老農人的眼淚不知不覺流在他的手上了。「隊長，我這末大年紀的一副老骨頭，就不能代替你去……」

「老伯，此刻是什麼時候了！」

「太陽照到你的牀頭了，」

「你們可以做一件最善良的事麼？」

「隊長，什麼呀？」老農人顯出有希望的樣子看着他。

「把我抬去敵人那裏，當白虎村的一村人，還沒有在敵人的槍口前倒下去的時候！」隊長嚴肅的說。

「白虎村的一村人麼？那是會被釋放的。」

「我只想獲得死的自由還不允許嗎？」他不耐煩的拿出手槍來，對着自己的太陽穴試着。

老農人搖着手驚愕的說：「好罷，好罷，隊長……讓我們再多說幾句話罷，」他抹去一頭冷汗。

「我願意再忍耐一刻，依着我的意志去死是愉快的！」隊長撫摸着手槍，「我沒有你就沒有了我。唉，我的阿狼，我也許不久就和你在一起了。」他的眼

睛無力的閉合了。

那些圍在隊長床前的人，順從他的意思把他抬到敵人那裏去，他微笑着點頭，他睡在兩塊木板的并床上。

「我感謝你們，讓我再看到祖國的原野，每一條道路使我想到過往的許多事情，好像我在這一次行走中，再生活過一遭。今天我將摸到自己的墓石，好像經過一趟遼遠的旅行，回到自己家中的牀鋪一樣安慰。」他指着松林說：「我需要再去拜訪一次，我的阿娘睡在那裏呢？」那裏只是一片荒蕪野草。於是他腦際也許掠過這樣的感觸吧？

「野草燒不盡，

春風吹又生！」

「我趙自強算是完了，我的弟兄們將踏着我的足跡繼續戰鬥到勝利的一天。」他喃喃的自語着。

走過白虎村的旁面，靜悄悄的看不見一個人影，日本鬼子看守了兩天，沒有什麼游擊隊的動靜，都到鎮上去了。聽到隊長回到白虎莊去了的人，都到莊上來探詢。一時又聚集了許多人。

隊長睜開疲乏的眼睛，向着一個個人要釘着看過去，他們的眼睛裏都水汪汪的。垂着手臂像是在守着親人的屍體一樣，同具着一副灰色的臉。

「你們是離不開這個村莊的，彷彿一樹飛鳥，爲着一個驚惶的槍聲所驅散，不久你們就回來棲息在故枝了。家呵，有如慈母的胸懷，任她重重的鞭笞過你，痛楚還沒有消去，又帶着淚眼，依靠着母膝，來享受無盡的溫暖了。可愛的家鄉，可愛的祖國。不讓我們安居的是誰？不讓我們活下去的是誰？掠奪我們的自由，侵佔我們的田園的是誰？我們的眼睛看得很親切，我們的槍口就向那裏開去呵！三天前，白虎莊上的笑聲那裏去了？唉，我不必說得那末多了，你們一個個都是我親愛的兄弟姊妹呵……」隊長竭力的支撐着手臂，那一雙大

眼睛，在衆人面前滾下一顆又一顆的眼淚來。「親愛的，你我永遠記着今天罷，伸出你們的手，讓我和你們親近這溫存的而且是永遠的一次罷，此外我無別所求。」握着一個孩子的手，「呵，孩子，讓你有這一個以後再也沒有的印象，我不知是覺得慶幸還是慘傷？一個種子會開出一樹花來，我超自強可以死而瞑目了。」

一個終年戴着風帽的老人，聽到隊長回來了，將着銀白的長鬚，把手杖「啻，啻，啻，」的觸着石板，顫抖的邁着步子走來，圍着隊長的人，讓開一個空隙給他走到隊長的面前。他看到隊長蒼白的臉皺着眉頭他俯下身去，旁面的人把他扶着怕他跌倒隊長的身上去。他的白鬚觸着隊長的手，他像吸取他手上的溫暖似的，那老人是個聾子，一個一個的語音重重的吐出來顯得十分困難：「隊長，你，怎麼的啊！唉，老天，可恨！唉！」他立腳不住的持着手杖。他從袋裏取出一個小紙包，很困難的拿出一個大孔的古錢來，告訴旁邊的人！

「給他，掛，掛上，那鐘是逼，避邪的，唉！他要活，活，活，才好呀！」他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接連着流下來。

「老伯伯，老伯伯，」隊長要坐起來，感謝他的好意。他連忙搖着手教他睡下去，他繼續喘息的說：「老伯伯，勸你艱難的走來，我最後還看到你那樣龍鍾的老年人，來給我莫大的安慰，便是這最後的一刻，也是我感到最光榮的一刻啊。」老人聽不清他說的什麼？只是不住的搖着頭。

隊長請人把老人扶着走出去，看着老人佝僂着背，一路嘆息着遠去。

隊長催促着快把他抬到鐘上去。離開敵人要解決這事件的時候只有半點鐘，鐘上一點鳥聲也沒有，像古井一般寂靜，家家的門戶關閉着，一串鞭鞭管着的人，牽連着走過街市，他們不說一句話，像一羣羊子馴伏在牧人的鞭子下，低垂着頭去被殺死，去聽敵人機關槍的猶笑。

隊長被抬到鐘時，只見一排將被屠殺的人們，那是他對每一個都非常親愛

的兄弟姊妹們呵，他們像在攝影一般站在一個殺人的照相機前面。他忍不住的叫喊起來。

「我趙自強來啦！」

他忽地翻身從抬着的井轎上跌下來。舉起明亮的匕首揮舞着喊道：

「我趙自強來啦！」

「我趙自強來啦！」

敵人一見那跌倒地上的，真的是趙隊長，便一窩蜂似的跑上去，只見他手裏的匕首一亮，他喊道：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血，從趙隊長的咽喉裏噴出來。

跋 後

爲了祖國底受難的瘦脊的兒童，爲了第二代第三代……那些繼續成長的孩子們，我常用愛憐的眼光，撫摩他們。遠在十年前，我剛踏進師範學校，早抱定以教育兒童爲我底終身事業。有人覺得兒童是可愛的，那種可愛，彷彿花房裏的花；教師是栽培他們的園丁，在那樣的灌溉，施肥，壓條，插枝等等工作裏，會得到充分的愉快，這種想念只要你開始站到黑板面前，就知道不是這末輕鬆的事，把一件事想得太好，所得的失望更大。教育兒童，需要十分忍耐，十分虔誠，十分良心，十分智慧。差一點你將把你的事情弄得很糟。

當一個教員是不難，想做一個好教員却是很不容易呵。教育是國家底根本的重要事業，從事於教育的人要像立在最前線的哨兵一樣機警，兒童彷彿是大海中容易轉帆的船隻，一不留心，他將航到另一個方向。

給予兒童一本有害的讀物，相同給他一劑毒藥有傷於他的身體，也彷彿一俾轉變了方向的黑風，吹着那航船航向礁石一樣危險！

國文一科的教學，文法造句的錯誤，比較思想塞滯的病症還容易診治，最要緊的是愛國思想的培養與啓發，將是兒童典型的思想中的重要因素。

關於兒童讀物的寫作，不比其他抒情的詩，散文，小說，戲劇，他必需要適合兒童的口吻，相當於兒童的程度，尤其不能不注意兒童身心的發展，當我在寫作的時候，好像有許多兒童站在我的面前，我竭力設法合於他們的心理，記着兒童是我的寫作的對象，撒野不了一點呵，我常勒住我底纏纏，不讓思想的駿馬跑到雲裏去。

這是「新愛的教育」第一卷，只是秋季始業的第一個月。一年有十二個月，每月一卷，應該有十二卷。一年中間我將繼續完成。

三十二年八月歌樂山

建國兒童文藝叢書

徐昌霖主編 汪子美特偉廖冰兄繪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兔和狼的故事（俄、M、簡特林作）…… | 徐昌霖編 |
| 小白馬（兒童詩歌）…… | 王亞平著 |
| 小魯賓遜的一天（兒童故事）…… | 曾卓著 |
| 鷹與雞（寓言、托爾斯泰作）…… | 鄒荻帆譯 |
| 小飛行師（小說）…… | 王平陵著 |
| 太陽出來了（小說）…… | 豐村著 |
| 兩兄弟（挪威、B邊、孫作）…… | 趙毅深譯 |
| 潔（兒童故事）…… | 徐盈著 |
| 朝華集（書畫故事）…… | 汪子美作 |
| 新愛的教育（模範日記）…… | 程錚著 |
| 小偵探（兒童劇）…… | 王勉之著 |
| 多喜和黑牛（兒童報告）…… | 戈茅著 |

重慶建國書店出版

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

新愛的教育

(建國兒童
文藝叢書)

著 作 人 程 錚

主 編 人 徐 昌 霖

繪 圖 人 汪 子 美

發 行 人 唐 秉 彝

發 行 所 建 國 書 店

重慶林森路遷家巷三號

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

定 價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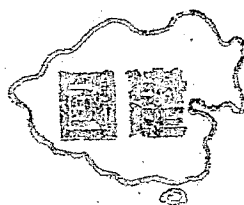
(外埠酌加郵費)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其摩市國發難能察本處察會證字第一二〇號

2/6/33

82
209/82



\$3000